



# 河水 井水 山泉水

□宗光华



我的故乡九仁村，地处神池中部，是一个崇文尚武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光荣传统的小山村。上世纪60年代全村有百十多户、五百多口人。村前有一条小清河，村民逐水而居，村庄依水而建。

在这里，淳朴的乡风是她的亮丽底色，青山碧水是她的盎然生机。儿时的记忆中，河水潺潺，蛙声如歌，杨花飘落，柳絮翻飞，各种野花开满岸上，山与水在这里交汇，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绚丽。曾有水利专家考证，故乡的小清河是朱家川河的源头，它流经神池、五寨，到河曲的阴塔、保德的桥头，后归入黄河，开始了万里旅程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村里人正在南头沟打坝施工。人欢马叫，气氛热烈，有种战天斗地的豪迈。一打听才知道是县水利部门争取的土建工程，怪不得乡亲们如此积极。不久，一座大坝横空出

世，连通东西两山，天堑变通途。村里人都说，大坝的建成，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，提高了生产力，而且是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大事，修坝筑路为后人。看着眼前雄宏的大坝，我触景生情，感慨良多，与几个老汉深情地聊起了喝河水、吃井水的日子，想起了街上的老牛和清澈见底的山泉水。

小时候，老屋是两眼土窑洞，在村庄的北头沟。北头沟连着小东沟，沟里住着七八户人家。窑洞旁长满了高低不等的杨柳树，水草也长满山沟。一条溪流从窑洞前穿过，一眼泉水溢出归入小河，“哗啦啦”地流向远方。北头沟的村民吃水方便，一弯腰就能灌满水桶。每天傍晚，跟随父亲打水时，是我最快的时刻。父亲身高臂长，抓住桶梁一弯腰便装满了水桶，他挑着一担水稳稳当当，一点也洒不了，优哉游哉就回了家。

居住在街上的乡亲们吃的是井水。井上架个轱辘，一根麻绳缠绕在轱辘上，这样从水井中取水时既省力气又快捷。轱辘是我国农耕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产物，早在30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设计并使用轱辘了。一口水井养育了三个半村子的民众。每天早晚，轱辘忙个不停，井口上总有人在打水。住在沟里的人不吃井水，原因是吃泉水方便省力，干净纯洁。泉水不断流动，是活水；而井水是渗水，加之没有井盖，也不卫生。

十三岁时我家搬到了黄土岭，也算是住到街上了，那时我也能挑动一担水，便缠着父亲要到街上打水吃。开始时父亲教我把水桶系在轱辘绳头的铁链扣上，然后转动摇把，慢慢地把水桶放入井中，靠水桶的自重没入水面以下，往上提水时，一般都是一只手扶着轱辘，另一只手拽着轱辘把，持续用力，不能松手，一旦失手，轱辘将会迅速倒转回旋。这种动作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大人们一般不让小孩靠近。每次摇轱辘提水时，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，伴随着井里的“哗哗”水声，共同交汇出乡村田野最美妙的音乐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十五岁时，我家又搬到了南头。南头人吃的是南头沟的山泉水。每天中午、傍晚劳动归来，只要经过泉水，我总会用双手掬起泉水痛痛快快地喝上几口，顿觉心肺通透，疲劳一扫而光。到了冬天，泉眼处笼着一团热气，泉水永远不会结冰。

每当冬天，我和小伙伴总喜欢跑到远处的冰面上滑冰，比赛谁滑得远，站得稳。母亲精心缝制的千

层底布鞋，一个冬天鞋底就磨穿了。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，我们也乐此不疲，在冰面上打闹玩耍，从头到脚全是汗水。在严寒中磨练人的意志、体魄是有极大好处的。

打水容易，挑水难。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水缸。水缸里的水主要用于做饭、洗菜、饮用。泉水水质好，做出的饭菜和炖出的肉有独特的香味。从沟底挑水到我家全是上坡路，没有歇脚的地方，垂直距离约二百米，左拐右拐就是三百米了。父亲能一口气把水挑回家。十五岁时我个头见长，力气也大增，挑一担水已是轻而易举。只要我在家，水缸总是满满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水位下降，老井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，被封堵了，与之相依相伴的轱辘，也退出了农耕历史舞台，而闲下来的扁担也立在墙角。北头沟的泉水还在流淌，但这一泉水离村较远，有半里之遥，挑水爬坡，费力费时，壮汉们也心里发怵。后来在县水利部门支持下，北头沟的泉眼处又向下挖了近二十米的深井，引水进村的管道长达一千五百米，各家各户安好了水龙头，村民们吃上了甘冽的山泉水。

前面提到的村庄里的动土工程，在这里再补一笔，那就是填沟扩街。玉川是天津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他生于斯长于斯。在他的倡导下乡亲们全力以赴走进了填沟扩街的战斗，县乡两级共投资三十万元，玉川自己掏腰包两万元，使工程圆满竣工。比原来的街道扩大五倍之多，沟填平了，街拓宽了，灯亮了，

心舒坦了。

故乡的山美水美人更美，男儿生得英俊潇洒，女生得貌美如花。还有就是村风好，村人好，上进，家国情怀常驻心间。村里每年都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，甚至出现了一家有三五个娃都是大学生的情形。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，本村走上抗日战场的就有二十多人，他们不怕牺牲，英勇杀敌，在这片土地上树起了一座血色丰碑。

1968年2月，我们村里有四个年轻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他们是白凤高、郑月文、白生亮和我。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我们刻苦训练，摸爬滚打，站岗放哨，练技术学战术。增强了体质，提高了觉悟。我由衷感叹：“部队真是革命大学校。”我当兵时间较长，十八岁参军，五十岁退伍，从军的路上我跋涉奋斗了三十二年，与火热的军营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在家乡那个有着传统文化的小山村，习拳练武、踢毽子、唱道情、讲故事，代代相传，长盛不衰。山西电视台举办的《走进大戏台》节目招来了全国各地的演唱者，真可谓“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”。凭着深厚的功底，老乡郑美英、段秀丽分别夺得冠军。她俩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女，从小吃苦受累，艰苦的生活磨砺了她们意志，她们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。

一条河水，一口老井，两眼清泉，孕育了淳朴的民风，哺育了一方百姓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，见证了沧桑巨变。老井无言，山泉流淌，乡人有情。愿山泉水长流，乡人永安康，家乡更美好。



## 以青春命名的词语

□韩熠伟

风压低了身子  
这是一场无声的对话  
雨水把心事约出来  
在鸟鸣声中反复淘洗  
在深秋之时  
一定会有一些  
以青春命名的词语  
大声呼喊

那些迷路的庄稼就会顺着音频  
重新修补季节的缺口  
这一刻  
我们仿佛都在属于自己的白纸上  
尽情描绘  
青春的印记

## 橡皮树(外一首)

□马晓华

爸爸走了  
他种下的橡皮树还在  
一支支红巾抽出来  
慢慢展开  
变出一片绿油油的新叶

原来橡皮树是可以自我疗伤的  
生活中难免会受伤  
自愈是一种能力  
我想  
这是爸爸最后教给我的技能

### 烽火台

在春天  
身下爬满野草  
昔日的土壤依然坚实  
春去冬来  
你又拥有了一项雪帽子

昔日的狼烟散尽  
唯有天空为证  
那些苦难的日子  
英雄化为云烟  
俯视大地

## 浣溪沙·微信戏咏

□胡晓军

指刷笑含皆有神。无穷镜像太迷人。二维码里寄全身。  
程序百个明与灭，友圈万语清还浑。茧房不觉已成尊。

## 望江东·赏月

□何积石

窗外邀来月初上，镜一抹、心明亮。  
清风指顾汉唐想，爱与恨、诗何况。  
谁家夜色中天望，笔在手、烟云养。  
是闻千古梦舒畅，桂香起、蓬壶访。

## 十一月花语

□徐子芳

**桂枝香·米兰花**  
如珠玉粒，好一派新妆，玲珑星集。欲问秋光几许？正枝头滴。清商漫起斜阳里，暗生香、精魂谁惜？碧天如水，月明云淡，露凝心迹。  
念过往、怡神动魄。虽窗外霜寒，元气长溢。总是闲情淑态，笑对朝夕。眉间荣辱随风去，任韶华流到春寂。一身黄蕊，朝开晚放，碧园芳席。

**小重山·木芙蓉花**  
牵出秋光满树花。南山风暖后，散清嘉。芳馨袅袅走龙蛇。斜阳里，独步竞豪奢。  
仙子落谁家？株株香色意，挽天霞。扬清寒露净尘沙。凝望久，丽质当自嗟。



## 心灵港湾

□赵子良

大哥今年七十七岁了，他像一截快要燃尽的残烛，蜷缩在墙角里。我端粥进来，他侧耳听着，那双失明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。听他说，他五岁那年，由于一场眼疾，母亲摸黑抱他去邻村寻“神婆婆”。几根钢针扎下，他的世界就永远陷进了黑暗里。

可黑暗还不够。长大后在生产队里，他摸索着锄草、挑水，给牛马拌料，喂牲口。那些最苦最重的活儿，都落在了这副有缺陷的身躯上。直到有一天，给队里牲口垫圈时，饲养院的土崖轰然塌下，砸断了他的腰。村支书催着去县医院治疗，可老实巴实的父母，一来家里掏不出几个钱，二来怕给队里添麻烦，便硬生生在家拖着。这一拖，大哥就拖成了终身残疾。稍能起身，他又摸起切草刀——他继续喂牲口，寻找着生活的阳光。

我扶他起来，手掌触到他后背那截扭曲变形的脊骨，心里便猛地一揪。这曾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脊梁啊。温水擦过他干瘪的腿，他含糊地“啊”了一声。我懂，他在说，拖累你了。

中午家里吃的茴香馅饺子，我特意多煮了一会儿。夹一个吹吹，温度降下来了，递到他的嘴边。他小心翼翼地张嘴，慢慢嚼着，枯瘦的脸上漾开一点满足。忽然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，他的眼睛明亮的那个秋天，曾指着窑畔的酸枣树，“啾啾”着要吃酸枣。

如今，那酸枣树早已不在了。

夕阳把最后一点光，暖烘烘地贴在大哥银白的发梢上。我握着他的手，那手心里全是茧子，是早年摸惯了缰绳和切草刀留下的。

夜色漫上来，窗外隐约约有别人的欢笑声。我替他掖好被角，他忽然低声说：“你……也老了。”我喉头一哽，没有答话。

是啊，我们都老了。可在这漫长的夜里，能守着这盏残烛，看它明明灭灭地暖着，便觉得这一生，到底没有让大哥独自面对那无尽的长夜。



## 烟火市集

泰山庙巷  
TAISHAN TEMPLE ALLEY

## 老屋记忆

□戎爱云



## 岁月留痕

推开老家院门，地上是厚积的尘土，满院的枯叶野草，土墙裸露，砖瓦脱落。走进屋内，土炕漆布油画若隐若现，白墙上留有污浊的划痕，窗户玻璃也残破不堪，漏风进雨……

唉，老屋依在，日子不再，曾经这院里是多么热闹。

我小时候，这院里还住着大伯一家。大伯家有两个儿子三个闺女，我父母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，十四口人住了满满一院。我们都是挨肩姊妹，打打闹闹甚是红火。记得院落最西边角落有一盘石磨，父母经常推磨将玉米粒磨成面。石磨靠北是大伯和我们家的猪圈，每家喂一头猪。除了省吃俭用，母亲还得天天收拾残汤剩饭，辛辛苦苦喂

猪，到了年根腊月二十几请人杀了猪，猪血、肠子都能让我们好好享受几天，肉不知去哪了，反正过年时都有了新衣，吃上了稀罕的饺子，平时舍不得吃的肉片也能多吃几顿，也就不在乎猪肉去向了。

我未上学时，村里还是生产队，我家门口街道宽敞，是队里派活的地方。每天早饭时离街口近的人们端着饭碗出来，不在跟前的吃了饭都来等着。戎良队长吆五喝六，干这的干那的，重活粗活男人们干，轻活细活由妇女队长指派。日日如此，红火热闹。后来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地块划出来了，各自种地锄草，春秋收获。

没几年，县里要修2699国际公路，路过乡村几乎是全民上阵，不挣

工钱，全是以工换面。虽然那时已不饿肚子了，但一下分得几袋白面，顿顿吃上了白面馒头，父母还是很高兴，说日子越来越好了。

再后来，大伯家的大哥和我的哥哥先后成家，各自住了东西厢房，不久又新批了宅基地，大伯全家另住。父亲就拆了小南房和小北房，用全家之力新盖了五间北房，当时我正在太钢打工，也没回过几次家，没帮上多少忙，只是发了工资赶紧寄回去。那时年少不懂事，全然不知父母的良苦用心，更没想到几个月后父亲意外离去。

后来，我的工作几番调动，从县里到市里，回村次数渐少，偶有回家也是来去匆匆。大院也少了热闹，哥哥另盖新院，姐姐也嫁到了外

村，孤独的母亲常常坐在门前台阶上打盹瞌睡。有年秋天的一个午后，我进到院内看见母亲坐在一堆玉米棒子，手里拿着剥剩的小半截玉米棒子，脚前是一大堆金灿灿剥好的玉米粒，眼睛半睁半闭昏昏欲睡。看着头发稀疏两鬓斑白的母亲，我心一酸，勤劳持家的母亲真的老了。

在岗位时，我常和在老家种地的儿时伙伴作伴，更加珍惜工作，更是知足当下，又知自己能力有限，工作起来极度投入，钱物绝不多占，但求无愧良心。恍惚间，已从青春年少步入花甲之年。回首人生谈不上轰轰烈烈，但却忙忙碌碌，认认真真，充实踏实。唯有遗憾的是，尚无能力时父亲便意外离去，母亲生病那几年

